

歷史與空間

# 林則徐窮心水利

為紀念林則徐誕辰235周年、虎門銷煙181周年，獻禮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，2020年12月30日至2021年1月1日，由國家大劇院與廣州話劇藝術中心聯合製作的原創話劇《林則徐》在福州演出，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同期舉辦「苟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——民族英雄林則徐專題展」，在海峽文化藝術中心展出。紛至沓來的觀眾，通過觀展加深了對話劇《林則徐》故事背景的了解，走進林則徐的精神世界……

林則徐，既是一位名留青史的民族英雄，又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水利專家。2019年12月，水利部公布了第一批12位歷史治水名人，其中就有林則徐。水利與民生息息相關，毛澤東主席說過，「水利是農業的命脈」。林則徐虎門銷煙，婦孺皆知，世代流傳，而了解他窮心水利，浚治江河的人，似不太多。林則徐為官，以民生為要務，身體力行，功勳卓著。大量史料記載，林則徐在30餘載的從政生涯中，與水利建設密不可分，足跡遍及大江南北；主持治理過長江、黃河、吳淞江、黃浦江、婁河、白茆河和海塘等水系；在家鄉福州，則留下了治理西湖的佳話；發配到新疆，更是留下「坎兒井」的傳奇故事。

林則徐有兩句名言，一是：「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無慾則剛。」二是：「苟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。」他是這麼說的，也是這麼做的。率先垂範，難能可貴；立言立行，可敬可佩。這一點，從他在因功獲罪，以績受懲的境遇中，始終初心無改，依然憂國憂民上，便可見一斑。當年，林則徐抗英有功，卻遭投降派誣陷，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，被曾經任命他為欽差大臣的道光皇帝革職，發配新疆，效力贖罪。他心胸坦蕩、忍辱負重，把個人名利得失拋在腦後，在新疆大興水利工程——坎兒井，造就其人生的第二功績。

林則徐（1785—1850），福建省侯官（今福州市區）人，清代政治家、思想家、詩人。他20歲中舉，27歲殿試二甲第四名，選翰林院庶吉士。此後，任江西鄉試副考官、雲南鄉試正考官；江蘇、陝西按察使，湖北、河南布政使。在任期間，秉公執法，為政清廉，人稱「林青天」。林則徐官至一品，曾任湖廣總督、陝甘總督和雲貴

總督，兩次受命欽差大臣，主張嚴禁鴉片及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。在力抗西方入侵的同時，對西方文化、科技和貿易，持開放態度，主張學其優而用之，是近代中國舊官僚體制中「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」。1839年6月，林則徐虎門銷煙，抗擊英軍，名垂青史。孰料，鴉片戰爭失敗後，林則徐負「罪」遣戍伊犁。林則徐受謫期間，先後在南北疆墾荒屯田，興修坎兒井等水利工程，表現出卓越的施政才幹和為民精神。

坎兒井，又稱坎爾井，是荒漠地區一種特殊的灌溉系統，與萬里長城、京杭大運河並稱為中國古代三大工程，普遍存在於中國新疆吐魯番等地區。吐魯番盆地北部的柏格達山和南部的喀拉烏成山，春夏時節有大量積雪融化和雨水流下山谷，滲入戈壁灘下。人們利用山的坡度，巧妙地創造了坎兒井，引地下潛流灌溉農田。那年，在烏魯木齊參加一個培訓班，培訓結束後，有幸參觀了天山天池、南山牧場、吐魯番葡萄園、坎兒井等人文與自然景觀，在我腦海裏留下深刻印象。而感慨最大、沒齒難忘的，當屬坎兒井。我的青少年時代，是在福建沿海農村度過的。對水井、水渠接觸較多、記憶猶新。朱熹有兩句哲理詩：「問渠哪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這裏的「渠」，所指不是管道，而是池塘。一般管道，水大流急，難免渾濁，而坎兒井地下管道裏，輕輕歌唱、緩緩流淌的水，雖然不大，倒是很清。

坎兒井始於西漢，早在《史記》中就有記載。而指南針，是在明朝時期，才從中原傳入西域的。智慧的吐魯番的先民們，在開挖暗渠時，為盡量減少彎曲，創造了「木棍定向法」。即在相鄰兩個豎井的井口上，各懸掛一條井繩，井繩上綁上一頭削尖的橫木棍，兩個棍尖相向而指的方向，就是兩個豎井之間的「捷徑」。而後，再按相同方法，在豎井下以木棍定向，地下挖掘者按木棍所指的方向開挖即可。林則徐雖不是坎兒井的發明者，但他對推廣坎兒井卻立下大功。1845至1877年間，在林則徐直接或間接影響下，吐魯番、托克遜等地，新挖坎兒井300多道。為紀念林則徐推廣坎兒井的功勞，當地百姓把坎兒井稱之為「林公井」，以表達內心的崇敬和仰慕之情。



●坎兒井內部景觀。網上圖片

坎兒井的構造原理是：在高山雪水潛流處，尋其水源，在一定間隔打出深淺不等的豎井後，再依地勢高下，在井底修築溝渠，溝通各井，引水而下。坎兒井，由豎井、地下管道、地面管道和溝壩四部分組成。豎井，是開挖或清理暗渠時運送地下泥沙或淤泥的通道，同時也是輸送空氣的通風口。井的深度，因地勢和地下水位高低不同，一般是越靠近源頭豎井就越深，最深的豎井，達90餘米。一條坎兒井，豎井少則十多個，多則上百個。井口一般呈長方形或橢圓形，長約1米，寬約0.7米。乘車來到吐魯番，在那鬱鬱蔥蔥的綠洲周邊戈壁灘上，隱隱約約可以看見順着高坡而下、形如火山的一堆一堆圓土包，錯落有序地散布在地面上。它們，就是坎兒井的豎井口；暗渠，又稱地下管道，是坎兒井的主體。暗渠通常是按一定的坡度由低往高處挖，這樣，水就可以自動地流出地表來。暗渠一般高1.7米，寬1.2米，短的幾百米，長的25公里，暗渠全部是在地下挖掘，掏挖工程十分艱巨。吐魯番氣候高溫乾燥，水在暗渠裏流動不易被蒸發和污染，且經過沿途沙石自然過濾，最終形成天然礦泉水，富含礦物質及微量元素，當地居民數百年來一直飲而用之，不少人活到長命百歲。因此，吐魯番素有中國長壽之鄉的美譽；龍口，是坎兒井明渠、暗渠與豎井口的交界處，也是天山雪水經過地層滲透，通過暗渠流向明渠的第一個出口；溝壩，是暗渠中的水流出地面後，人們在一定地點修建起具有蓄水和調節水作用的蓄水池，這些大大小小的蓄水池，就稱之為溝壩。水蓄在溝壩裏，哪裏需要，送到哪裏。

林則徐禁毒和治水，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公認，1999年，國際文學聯合會命名一類「林則徐星」，以彰顯他大力禁煙與興修水利兩大功績。長期以來，林則徐虎門銷煙的壯舉，口口相傳，婦孺皆知。歷史表明，他興修坎兒井等窮心治水舉止，同樣澤被後世，千古流芳。

## 豆棚閒話

●青絲

# 熱門名字

2020年新生兒常用名字最新出籠，人氣最高的還是「梓、宸、奕、諾」幾個字。印象中，這些熱門名字已經流行好幾年了。我住處附近有一所小學，前兩年我路過看到一個新生名單，駐足數了一下，50多人的名單，帶「梓」的就有8個，過去言情小說裏常見的「彤、瑤、軒、睿」，使用比例也很高。這些傳遞了時代資訊的小花絮，也反映出了今人文化審美的基本形態。

中國人對於名字的重視，無需多說。古人取名不僅要貼合生辰八字，還要傳承家學，確定行輩的人倫序列。從《詩經》、《論語》裏擷取美詞佳句取名，是慣常做法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，古人有避諱之制，晚輩或下屬不能直呼長輩、長官大名或在行文中直寫，須以其他字替代，出自經典的熱門名字，被犯諱的機率會很高。南宋名臣錢良臣的小兒讀書，凡是看到書中帶有「良臣」二字，都自覺以「參多」相代。某日朗讀《孟子》，把「今之所謂良臣」改為「今之所謂參多，古之所謂民賊也」，被傳為一時笑談。

即使目不識丁的布衣人家，取名也隱含有世俗冀望。如過去想要生男孩的人家，會給女兒起名叫「招弟」；想要男孩子帶來運氣改善生活的，會起名叫「來寶」、「進喜」。這些名字背後，不僅賦予着改變命運的沉重寄望，也常因重名率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煩。多年前曾有報道，某地一人因與罪犯同名，被誤抓了多次。得知他清白無辜後，執法人員還善意勸他以後再遇到類似情況，最好平靜配合，以免因拒捕而有性命之虞。

清末之際，西學強勢湧入，對固有傳統文化觀念形成了強力衝擊，「國、魂、俠、血」成為時人起名的爆款用字，以驚人自奮。其中還有因名字被改變命運的例子。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江蘇武進人王國均殿試成績位列前三，書法又好，本有機會成為狀元，傳臚唱名時，慈禧太后覺得「王國均」與「亡國君」諧音，把他貶出三甲，剝去留京任職的機會，外放到山陽任教職20年。估計王國均畢生都在後悔，為何當時不用另一個名字王熙彬。

現代家庭，撫育子女耗費的時間更長，也更昂貴，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一個標準化系統裏與他人做出區分。這種殷切期望，通過起名可窺端倪。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父母給孩子起名標新立異，數據顯示，有6,000多萬人的名字中帶有冷僻字。另一方面是在有限的字源上投入大量精力和熱情，形成了起名的「內卷化」，一些字成了起名的高頻用字。其實每個人都只是生活在浩瀚歷史時空中的某個節點上的普通人，應當追求的是做更好的自己，以及學會如何在有意義的框架中定位自己，而不是通過造名取得虛幻的滿足。名字只是一個方便他人辨認標記的符號，客觀看待就好。

## 詩情畫意



趙素仲作品  
菩提路上  
弘一大師的足跡  
四十八  
中華民國成立的激昂

1912年李叔同畢業於上野美術學校，偕同日籍妻子返國回到上海。同年，中華民國成立，李叔同對新成立的國家充滿希望。滿懷激情寫下這闕《滿江紅》民國肇誌感。詞中充滿壯志豪情，更充滿對革命志士的歌頌。詞中將革命志士比作岳飛、荊軻、蔣政。最為特別的是其中一句「看囊底，寶刀如雪」明顯地是紀念秋瑾。秋瑾也曾東渡日本，並寫下「不惜千金買寶刀，貂裘換酒也堪豪」的壯志。此詞隨中華民國成立而寫，一掃過往的抑鬱，表現了書生高昂的精神面貌。可惜，李叔同對新政府成立的歡欣，只如曇花一現，很快便被袁世凱的打壓和稱帝幻滅了。

滿江紅（節錄）  
魂化紅心草，魄成精衛鳥。  
血花作紅心草，魂化紅心草。  
魂化紅心草，魄成精衛鳥。  
血花作紅心草，魂化紅心草。

李叔同詩句  
素仲配畫  
丁酉秋

## 浮城誌

怎麼也沒有想到，春節盈盈在望時，我所在的城市——石家莊，突然爆發病例，來勢迅猛，人們毫無防備。當政府通知大家居家等待核酸檢測、暫不能外出時，我心裏咯噔了一下：還來得及採購！看來日子要計劃着過了。

但具體怎麼計劃，我以前幾乎從來沒細想過。冰箱裏肉沒有了，蔬菜也所剩無幾：大白菜只有一棵，幾株小油菜，冰箱裏還有五個西紅柿，幾根大蔥葉子已經打焉，一個白蘿蔔上半部分長了些難看的黑斑……

午飯時，我炒了半棵大白菜，要是以往，會覺得白菜過於寡淡，做法上也是粗枝大葉，但這次疫情不知道需要宅居多久，食材還是得細水長流。於是切菜時格外細心，將菜刀斜着，把白菜幫削成薄薄的一片，再切成絲，外面打嫩的一層也沒捨得丟掉。同樣，焉了的蔥葉子也不再棄如敝履，洗淨了切絲。那個外表長了黑斑的蘿蔔，以前我是隨手丟到垃圾桶的。這次洗淨才知道，黑斑只是淺淺的一層色斑，正如人臉上長了瘡子，輕輕削掉一層薄皮便潔白如雪。這個過程中，我不由想起了小時候在姥姥家，她家境還算殷實卻無比節儉，慣常吃的白菜蘿蔔，烹炒總是少油寡水的，讓小孩子滿臉不高興。姥姥常掛在嘴上的「吃苦經」就是「吃過苦的是好人」，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」，「吃嘴無聊的人沒出息」……有些鄰居笑她捨不得吃大魚大肉，但姥姥90多歲沒有高血脂高血壓等任何「老年病」，走路彎腰依然靈敏敏捷，活成了所有老人羨慕的樣子。

姥姥還曾告訴我，幾乎所有蔬菜的根都可以吃，我當時不屑一顧，心想姥姥那個

# 久宅始覺菜根香

●張葉

現代人節儉慣了，現在人們生活條件好了，何必「自討苦吃」呢？但因為這次疫情，我動了「嚼一嚼菜根」的念頭。油菜的根原來香脆可口；芹菜根有種淡淡的藥香，那麼難吃的白菜根，原來也可以切成薄片醃、涼拌，還能熬水防病；菠菜根入湯比葉子味道更鮮美……

幾日節儉生活，讓我深深體會到抵制口腹之慾的成就感，素淡的日子也更容易讓心靜下來，更專注地讀書、思考、陪家人，而不是一會兒嗷瓜子，一會兒嚼辣條——正如梭羅在《瓦爾登湖》中所說：在大地上安居，才不會忘記着穹。少一些瑣碎的羈絆，心靈才能返璞歸真，屏蔽浮躁。「有時當思無時，飽時不忘饑時」，這句祖訓不該忘記。如斯，再想想毛澤東所說的「嚼得菜根者，百事可做」，方解其中深意。

## 來鴻

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。言下之意，花草樹木沒有人的思想感情，冷漠得像冰雪一樣。其實不然。以我的經歷和體驗，我感覺，世界上一切活着的東西都潛在地具有一種心理，至於具體是什麼，我也無法一言說。當然，草木也不會例外。

記得在師範學校讀書求學時，家在學校旁邊小溪塔的同學回宿舍時送給我一株桂花樹，我就隨便把它種在一個破臉盆裏，像打發一個流浪兒似的。其實我不會種樹，對植物學知識一竅不通，至少是不感興趣。我們那一代少年，斬斷了讀高中上大學的夢想，直接從初中考進了師範學校。能考上師範的，絕大部分是學習尖子。由於學業壓力不大，除了教材不得不讀，我唯喜文學類經典作品，尤其是小說，近乎癡迷。我也曾嘗試創作，也在江南水鄉一家文學期刊上成功發表了一篇短篇小說，在同窗中間掀起了不小的波瀾。餘下的我鮮有接觸，視野倒顯得有些狹窄也較單一。富有戲劇性的，我在小說中卻寫了兩種植物，咬定青山不放鬆的松竹和不懼風霜更堅強的菊花。托物言志之下，人物形象顯得豐滿成熟。其實，當時收下桂花樹是因為同學的好意難卻，還因為同學說他父親告訴他桂花樹不需要管理，很潑辣，容易成活。不知是此樹出身低微還是我與它同病相憐，我毫不猶豫地接納它住進了廢棄的臉盆，給它安了一個

# 草木亦有情

●魏以進

臨時的家。頭一年的八月它沒有絲毫的香味，因為它根本就沒有綻放笑臉甚至連眉都沒皺一下。我對它沒有寄予什麼希望，也懶得去搭理它。

人對桂花樹興趣全無，倒是有幾隻小花貓偶爾撲上去磨練瓜子，不料一再被一旁的小狗無情地請了下來。此情此景一多，貓兒也煩了，便冷落桂花樹，它便默默生長了一年不再有任何招惹。

不知是環境影響還是影響了環境，桂花樹在那角落裏靜靜與臉盆為伴，訴說着月光下的見聞與過去的故事還有菊花在9月傳送秋波的得意。書越讀越多，桂花樹也把我的頭腦一樣在臉盆裏伸展着向上的枝葉，似乎讀懂了天穹的白雲向它招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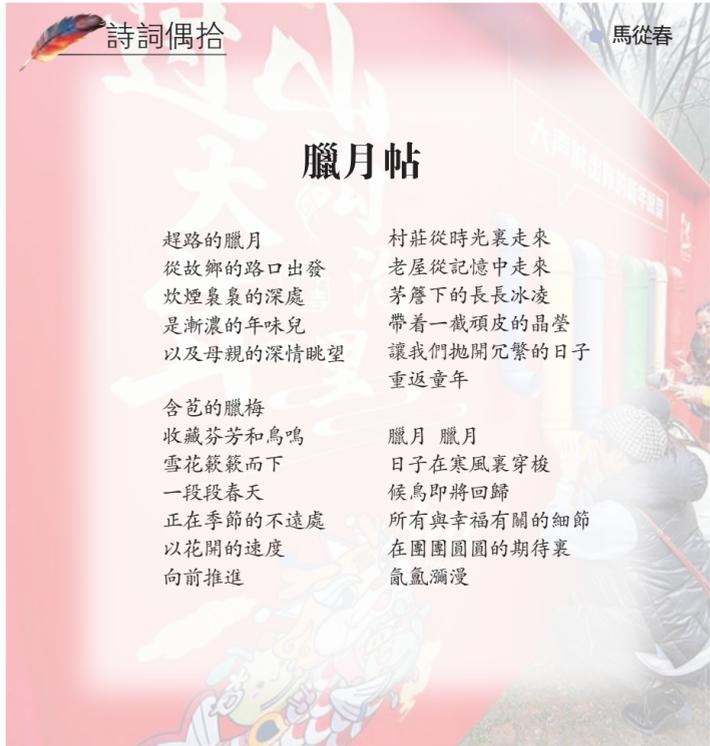
從師範學校畢業的那年春天，我把桂花樹送回家鄉魏家坡，移栽到了屋後的空地上。我開始挖它的根，但令我沒想到的是它的根已無法挖出來。無可奈何，我只好孤注一擲，最終費了好大的勁強行把臉盆割開才弄出來。沒想到桂花樹的根竟是如此發達牢固，長的短的粗的細的都緊緊抓着土壤，像是怕一放鬆就會跑得遠遠地似的。驚嘆之餘不得不佩服桂花樹生命的頑強和堅定執着。

移到空地上後幾個月後的夏天，我就開始去縣城的小學教書了，更忘了對桂花樹的細心栽培與定期管理。那年暑期一開始，我就回到家鄉魏家坡幫家裏農活，發現

桂花樹已變得鬱鬱蔥蔥，彷彿已由羞澀的少年長成了英俊的青年。身板從單薄變成了厚實，片片新葉綴滿了枝椏，柔弱的枝幹也粗壯了許多。欣喜之餘，我對它刮目相看，桂花樹前後簡直判若兩人。我隔幾天就給長大的桂花樹澆水施肥，時常到跟前去看一看抱一抱。八月下旬的時候，我聞到了清香沁人心脾。我們一大幫小子圍坐在桂花樹周圍，天南地北地講着稀奇古怪的事兒。後來我還是經常回魏家坡去看桂花樹、吃玉米餅、喝冬瓜湯。沒想到的是，母親也到了縣城後，桂花樹被人挖斷了根，慢慢枯萎就沒了。我為此還曾寫過一篇散文投給雜誌社，沒了音訊。教書的時候，我給學生講桂花樹，情到深處，我不由自主地說桂花樹就是我的兄弟，能讀懂我的內心世界，支撐了我好多年。如果我要寫抒情散文，首選桂花樹，把它的品格融入筆端，讓桂花樹唱起古老而時尚的歌。

從初次接觸到深入了解，只是那麼清晰的一瞬。桂花樹散發的香氣儘管短暫，可給我留下了長久的深深的印象。是啊，世界上的萬事萬物，都有它生存的空間與氛圍。如果硬將它僵化束縛，勢必影響它的生長與擴展。如同人，有人情，草木亦有情。或許，唯有與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像親戚朋友一樣和諧相處，情真才會演繹為真切！

## 詩詞偶拾



### 臘月帖

趕路的臘月  
從故鄉的路口出發  
炊煙裊裊的深處  
是漸濃的年味兒  
以及母親的深情眺望

村莊從時光裏走來  
老屋從記憶中走來  
茅簷下的長長冰凌  
帶着一截頑皮的晶瑩  
讓我們拋開冗繁的日子  
重返童年

臘月 臘月  
日子在寒風裏穿梭  
候鳥即將回歸  
所有與幸福有關的細節  
在團圓圓圓的期待裏  
氤氳瀰漫

馬從春